

常用修辞用法

总主编 柳 斌

谢学政

主 编 高长梅

例释

(二)

长城出版社

例释

快快乐乐学语言丛书

常用修辞用法例释(二)

(中学卷)

谢学政

长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快快乐乐学语言丛书:中学卷:常用修辞用法例释/高长梅编. —北京:长城出版社,1999.7

(21 世纪教育振兴书系)

ISBN 7-80017-448-4

I. 快… II. 高… III. 语文课-中学-教学参考资料 IV
3634.3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8731 号

编著者 高长梅

责任编辑 张维城

装帧设计 王琳

出版发行 长城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甘家口三里河路 40 号 邮编 100037

电 话 (010)68992545 68994909 传真 (010)68994909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美通印刷厂

字 数 4418 千字 印张:204.25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全套:347.42 元 定价:11.98 元

·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·

反 复

也叫重复、复辞等。重复使用同一词语、句子或句群。其作用可以加强语势,抒发强烈的感情,表达深刻的思想,分清文章脉络、层次,增强语言节奏感。

一、连续反复

把相同的语句连续不断地使用,中间不插进别的语句。

消灭它! 消灭它! 消灭它! 消灭细菌战, 捉拿细菌战犯! 全中国、全世界的人民一致动员! 一致动员!

(郭沫若《消灭细菌战》)

(让“消灭它!”三次反复,让“一致动员!”两次反复,起了突出和强调的作用。)

正说着,忽然那些叔叔、大伯、婶子、大娘,都拥进来了,喊着:“新女婿相房啦! 新女婿相房啦!”

(袁静等《新儿女英雄传》)

(运用反复,真切地反映出喊的人之多。)

电,你这宇宙中的剑。你劈吧,劈吧,劈吧! 把这比铁

还坚固的黑暗，劈开、劈开，劈开！

（郭沫若《屈原》）

（重复“劈吧”、“劈开”，表现出屈原与黑暗势力战斗到底的气概。）

王福升：“不在这儿！（不耐烦）告诉你潘四爷不在这儿呢；去、去、去！别讨厌！”

（曹禺《日出》）

（一连出现三次“去”，用以突出说话人的强烈情绪。）

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。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前进！前进！前进！进！

（田汉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词）

（四万万五千万同胞，不甘忍受敌人的蹂躏，不甘沦为亡国奴，发出震天的吼声：“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”表达了昂扬的斗志；亿万人民，拿起刀枪，冲进敌人的炮火，“前进！前进！前进！进！”表达了决一死战的决心和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，气势磅礴，锐不可挡。）

二、间隔反复

也叫隔离反复。把相同的语句间隔开来重复使用，中间插进了别的语句。

你们想找出路么？对，大家都在找出路。那么，出路在哪儿？我想出路就在反抗，出路就在斗争，出路就在把咱们个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。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中国知识分子能有什么出路？今天，我们首先就要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，然后才有我们个人的出路和解放……

（“出路”一词多次反复，起了突出强调作用。）

好个“友邦人士”！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，炮轰机关，他们不惊诧；阻断铁路，追炸客车，捕禁官吏，枪毙人民，他们不惊诧。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连年内战，空前水灾，卖儿救穷，砍头示众，秘密杀戳，电刑逼供，他们不惊诧。在学生中有一点纷扰，他们就惊诧了！

（鲁迅《“友邦惊诧”论》）

（对这一切实应“惊诧”的，“他们不惊诧”，这就充分揭露出所谓“友邦”其实和日本帝国主义是一路货色。）

风雪一天比一天大，人们的干劲一天比一天猛，砍下的毛竹一天比一天堆得高，为了竹滑道修的架在两座山之间的竹桥，也在一天比一天往上长。

（袁鹰《井冈翠竹》）

（运用间隔反复，使叙述的条理性和生动性增强了。）

新水井，亮闪闪，好像姑娘水汪汪的眼：看得玉米露牙笑，看得地瓜浑身甜，看得谷子垂下了头，看得日子像蜜甜。

（民歌《新水井亮闪闪》）

（“看得”多次反复运用，增添了旋律美，加强了节奏感，

强调了新水井所起的作用。)

遍江北底野色都绿了。柳也绿了。麦子也绿了。细草也绿了。水也绿了。鸭尾巴也绿了。茅屋盖上也绿了。穷人底饿眼儿也绿了。和平的春里远燃着几团野火。

(康白情《和平的春里》)

(一连串的“绿了”,让人感到春意盎然。)

合 叙

也叫合说、综说等。把几个分说的,结构相同的语言单位综合在一个结构里合并起来叙说。运用合叙,可以使文字简练,结构紧凑。

儿子!这个我和他的共同的,也是惟一的结晶,既不像他,也不像我,长着一副运动员的体魄,却有一个哲学家的脑袋,热烈矫健的动作,配着冷静得近乎冷酷的思想。

(肖马《钢铤将军》)

(“运动员的体魄”与“热烈矫健的动作”相承,“哲学家的脑袋”与“冷静得近乎冷酷的思想”对应,以合叙形式写人,含蓄的语言中隐含着某种思辨,令人回味。)

金山岭,山势不高,也不陡峭,却郁郁葱葱,长满了树木,苍劲的松,古老的柏,挺拔的杉,张着华盖的黄櫨树,还能见到珍贵而骄傲的楠木、银杏、香樟……山腰一带竹林沙地闹着,芭蕉肥大的叶子一丛丛地,指手划脚地立在山坡上。秋,还不深,树,还不黄,覆盖山岭的苍、翠、青、绿,一处浓,一处浅,一处疏,一处密,层层叠叠,目力很难将这么多不同的绿色分辨。

(韩霭丽《苦茶》)

（“苍、翠、青、绿”分别与“浓、浅、疏、密”相承，分别表现出作者对色彩细腻的观察力和对事物细腻的感受力。运用合叙使作品的语言错落有致，活泼多样，画出了一幅层次清晰、绿意浓郁的山色图。）

大小碑座的上下四周，雕刻着以牡丹花、荷花、菊花等组成的八个大花圈，这些花朵象征着“高贵”、“纯洁”和“坚忍”，表示全国人民对英雄们的永远怀念和敬仰。

（周定舫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》）

（“牡丹”是“高贵”的象征，“荷花”是“纯洁”的象征，“菊花”是“坚忍”的象征，以此体现人民对英雄们的敬仰。运用合叙，语言简练，结构单纯。）

菜的香，母的爱，现在回忆起来不禁涎欲滴而泪欲垂！

（梁实秋《疲马恋旧秣，羁禽思故栖》）

（“菜的香”承接“涎欲滴”，“母的爱”承接“泪欲垂”；“菜的香”，令人想起“母的爱”，“母的爱”又具体体现在“菜的香”之中。合叙的语言形式更能启发读者的联想，打动读者的心。）

这会儿是初冬季节，果实摘了，叶子落了，那一棵棵涂了白灰的树干，那一根根伸展在微风中的枝条，远远看去白花花、黑森森，很有一点气魄，也勾引起行路人的无限感慨。

（浩然《浮云》）

（“白花花”指“树干”；“黑森森”写“枝条”。强烈的对比，构成鲜明的反差，渲染出作者的独特感受。合叙修辞手

法的运用,在大笔写意中,勾勒出蕴含雄浑、丰富的意象。)

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,
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。
头顶着蓝天大明镜,
延安城照在我心中。

(贺敬之《回延安》)

(运用合叙,“腿走”、“眼看”使语言凝练而集中,变得含蓄生动。)

叶倩如穿一件高领鹅黄色的细毛线衣,胸部有起伏的淡蓝和浅紫色的波纹,衬出她丰满的胸脯,白皙的脖子,全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。裤子是一条带有暗格的墨绿色的紧身筒裤,更显出她的颀长,把全身的线条优美地勾勒出来。看来,她今天是精心打扮过的。

(苏叔阳《故土》)

(“丰满的胸脯”上承“胸部有起伏的淡蓝色和浅紫色的波纹”;“白皙的脖子”上承“高领鹅黄色的细毛线衣”,交错式的合叙把人的形貌和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,给人以美感。)

布拉格赛区的中国队和民主德国队,俄斯特拉发赛区的古巴队和秘鲁队,分别获得两个赛区的第一名和第二名。

(《文汇报》1986年9月11日)

(前部分列举,后部分分承,前后各项一一对应,节省了叙事的文字,使语言概括简洁。)

分 述

也叫分说。本来一句话可以把意思说清楚的，故意分成两句以上的话来说。它是一种曲折的表达方式，运用得好，非但不是重复啰嗦，反而别有一番深意或情趣。

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

（鲁迅《秋夜》）

（这历来作为“分述”的典型示例。这是《秋夜》的开头，作者巧妙地运用分述的形式，看来重复，实则突出了景物的单调，渲染了寂寞的环境气氛，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孤寂的心情。如果写成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”，意思虽然叙述清楚了，但远不能表现上述的表达效果。）

阿 Q 进三步，小 D 便退三步，都站着；小 D 进三步，阿 Q 便退三步，又都站着。

（鲁迅《阿 Q 正传》）

（本可以说“阿 Q 和小 D 各自进了三步，退了三步”，却分成了四句讲，势均力敌，不分胜负的对峙局面，被描写得惟妙惟肖。）

我们中学离大学,不过五里地,他总是步行而去,又步行而来的。

(本可以说“他总是步行着去回”,这里故意说成两句,就不仅是说明了“他”来去的方式,且使读者有了时空延续的感觉,人们的活动犹如电影镜头一般历历在目。)

为了评比炊事技艺,设计了许多程序,包括:每天要蒸馒头一屉,焖米饭一锅,炒鸡蛋两个,切咸菜丝一盘,煮稀饭一碗,做红烧肘子一盘等等。为了设计这一程序,我们全家进行了三十个白天三十个夜晚的研讨。

(王蒙《坚硬的稀粥》)

(把一个短语“三十个昼夜”故意分成两个短语来说,以达到幽默夸张的喜剧效果。)

每回割蜜,留下一点点糖,够它们吃的就行了。它们从来不争,不计较什么,还是继续劳动,继续酿蜜,整日整月不辞辛苦。

(杨朔《荔枝蜜》)

(对蜜蜂这种可爱的小动物来说,劳动即是酿蜜,酿蜜也即劳动。而用“继续劳动,继续酿蜜”分说,结合上文,在强调语言节奏的同时,让人在近义词语的重复中体味出蜜蜂无私奉献的精神。共用成分“继续”在句中作状语。)

我们互相用帽子,用围巾掸着雪,雪花从我的身上掸落,雪花从他的身上掸落。

(肖复兴《达紫香》)

(本可以用“雪花从我们的身上掉落”一句话说清楚,但作者故意分成两句说,就把两人之间“他”先给“我”掉落雪花,然后“我”又给“他”掉落雪花的情趣生动地表现出来了。)

血雨腥风里,毛竹青了又黄,黄了又青,不向残暴低头,
不向敌人弯腰。

(袁鹰《井冈翠竹》)

(“不向残暴低头,不向敌人弯腰”是一组同义分说的句子。本可合说为“不向残暴的敌人低头弯腰。”语言看似节省了,却因此而失去抒情的语感和节奏,赞颂井冈翠竹的语意也就无法得到强调。)

处处干燥,处处烫手,处处憋闷,整个老城像烧透了的
砖窑,使人喘不过气来。

(老舍《骆驼祥子》)

(例中运用的分说,给语言增加了鲜明的节奏,在紧迫的节奏中让人感到炎夏的酷热。如果将分说的句子合为一个长句,就无法收到这种表达的效果。)

……于是看小旦唱,看老生唱,看不知什么角色唱,看一大班人乱打,看两三人互打,从九点多到十点,从十点到十一点,从十一点到十二点半,从十二点半到十二点——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。

(鲁迅《社戏》)

(这是作者回忆儿时与小伙伴看戏的一段描述。本可

以三个长句说明的意思,分成三组分成十个短句述说,既避免了语言的单调、沉闷,又细致地刻画出人物的心理感受,其中共用成分“看”和“从”分别运用了六次和四次,看似空洞繁琐,实则活脱地描绘出一群懵懂少年,不知戏文,只图热闹的天真心态。)

月亮升起来,院子里凉爽得很,干净得很。

(孙犁《荷花淀》)

(例句中的共用的成分在分说中做补语,是谓语的连带成分。运用分说之后,表意中心得到强调,使语言的声律和谐,节奏分明,便于阅读。)

还有苹果,那驰名中外的红香蕉苹果,也是那么红,那么鲜艳,那么逗人喜爱。

(峻青《秋色赋》)

(例句中的“红、鲜艳、逗人喜爱”被共用成分“那么”分为三个句子,使得语句声律和谐,节奏分明,生动流畅。共同成分“那么”在句中作状语,使表意中心得到强调和突出,将描写和抒情溶为一体。)

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,地上的孩子也多了。城里乡下,家家户户,老老小小,他们也赶趟似的,一个个都出来了。

(朱自清《春》)

(例句本可直说“放风筝的孩子多了”,却有意分成两句,共用成分“多了”重复两次,形成分说,开阔了视野,有意让人们从“天上”与“地上”的广阔空间体会“春”的信息。运

用分说描述简单的生活场景,给语言增添抒情意味。)

在雨的哀曲里,
消了她的颜色,
散了她的芬芳,
消散了,甚至她的
太息般的眼光,
丁香般的惆怅。

(戴望舒《雨巷》)

(《雨巷》是戴望舒的成名作。它运用象征手法抒发了诗人追慕美好理想破灭之后的惆怅和忧伤。诗中“丁香一样结着忧愁的姑娘”正是诗人理想的化身。例中几行如不分说一句即可说完,诗人有意将“消散”一词,通过拆合手法,构成三句分说形式,回荡的旋律,流畅的节奏,表现出一种凄情哀怨,缠绵迷离,含蓄深隐的情绪,侧面反映出当时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,使人感受到那个沉闷窒息的时代气氛。)

所以,给我吧!一切的烦恼、迷惑与痛苦我都愿意接受,一切的反复如果是必须的,就请给我吧!

如果这是人间,那么就让我留在这迷人的人间吧。

因为,只有在这里,我才能有等待,有盼望,有了悟,和那一分不可代替的轰然的狂喜!

(席慕蓉《同心集·速写的心情》)

(诗人以细腻独特的笔触动情地“速写”出自己“等待”与“期盼”的心情。将“等待”、“了悟”、“狂喜”分说,不仅写

出了感情的细微区别,而且写出了感情的变化层次,充分体现出语言的丰繁、细密美。尽管诗中并未明确地述说出“期盼”、“等待”的内容,可是那纯情与真切,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像空间。使人在共鸣中获得美的感受。

同 字

特意用相同的字给三个以上相邻、相近的词语或句子开头或收尾。其在内容上围绕一个中心点,形式上贯连锁结,语调上顿挫分明,因而给人以重心显豁,遣字巧妙,节奏谐美的快感。

一、语首同字

又称为齐头式或加冠式。在一组句子或词组的语首运用相同的字。

一帆一桨一渔舟,
一个渔翁一钓钩。
一俯一仰一顿笑,
一江明月一江秋。

(陈沆《无题》)

(一口气连用十个“一”字,拆句成语均属语首同字。如此简单的数字,表现力却如许强,不能不令人惊叹。这里有景有情,有声有色,有人物,有动作,极概括又极有意境,好一幅“春江夜钓水墨图”,经得起琢磨,耐得住品味。)